

“京味童年”系列



落花深处

王苗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苗 著

落花深处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深处 / 王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84-0544-0

I. ①落…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3214号

书 名 落花深处

著 者 王 苗

责任编辑 赵 玲

装帧设计 王 可

封面绘画 吴 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544-0

定 价 2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北上	003
第二章 新居	012
第三章 碗儿	027
第四章 游园	039
第五章 花市	051
第六章 来客	063
第七章 废墟	073
第八章 听蝉	085
第九章 心结	093
第十章 惊变	106
第十一章 放灯	119

第十二章	求学	131
第十三章	募捐	148
第十四章	中秋	158
第十五章	送别	171
第十六章	寺庙	185
第十七章	匪患	198
第十八章	天津	212
第十九章	离歌	223
第二十章	新春	236
尾声		244
致那些逝去的繁华(后记)		247

楔子

平则门，拉大弓。

过去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

过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挂红袍，

过去就是马市桥。

马市桥跳三跳，

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摇葫芦，

过去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东，四牌楼西，
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问问估衣多钱儿卖，
打个火抽袋烟儿，
过去就是毛家湾儿。
毛家湾扎根刺儿，
过去就是护国寺儿。
护国寺卖大斗，
过去就是新街口。
新街口卖大糖，
过去就是蒋养房。
蒋养房安烟袋，
过去就是王奶奶。
王奶奶啃西瓜皮，
过去就是火药局。
火药局卖钢针，
过去就是老城根儿。
老城根儿两头多，
过去就是穷人窝。
晴天晒被子，
阴天钻汤锅。

第一章 北上

静之睡得正香，被母亲唤醒了，“静儿，醒醒，要到站了。”

静之头脑眩晕地揉揉眼睛，“到北京了？”看看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浓得像墨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嗯，马上就是正阳门火车站了。你父亲正在车站等我们呢。”经过长途跋涉，母亲满面尘灰，显得有些憔悴，但一想到父亲就在外面，她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

文叔也醒了，嘴中含混地问：“到了？”他用手抹一把脸，又站起来，用力跺跺脚，似乎想努力让自己赶快清醒过来。

母亲已经忙着清点行李了，生怕一会儿下车时一着急丢了东西。这次举家北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零零碎碎的东西不少。两个皮箱里装的是全家的衣物，母亲还有一个贴身的小包，里面装的是贵重的金银首饰。文叔也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书，他此次随同静之母子北上，一是一路护送他们，一是想考北京的大学，提前来熟悉情况，准备考试。

父亲说，北京之前是皇帝住的地方，方方正正的北京城最中间，有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那里之前就是皇帝的家。现在民国了，没了皇帝，但北京还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大总统和总理都在那里办公。父亲说，北京有一条条胡同，一个个四合院，一座座山水园林，还有一栋栋富贵人家的宅门和一幢幢外国人建的大楼。北京来自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还有蓝眼睛高鼻子说洋文的洋人呢。

父亲说，北京还有很多优秀的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用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各地想上大学的青年们都跑到北京来了。父

亲说,当初他就是在北京参加的留日考试,以后静之姐弟也要来北京念大学,毕业后还可以出国深造。但文叔的目标是考北京大学,他是深受“五四”影响的新青年,对那些新文化大家和知名教授充满了倾慕和景仰,一心要到北大追随他们。

母亲又把静之的双胞胎弟弟沐之和涵之叫醒了。火车拉着汽笛,喷着热气,在黑暗中驶向正阳门火车站。

母亲用冷水把一块手帕打湿,静之用它使劲擦着脸,想尽快让自己精神起来。

三个月前,父亲收到了陆先生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给父亲在外交部谋了一个职位,请他北上赴任。陆先生可谓静之家的故知,他曾经跟静之的祖父是好友,父亲也很尊重陆先生,觉得他人品、学识和能力俱佳,多年来把他当成父兄和师长对待。陆先生现在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红人,曾跟随外交总长在欧洲、美国、日本多个国家游历,现在在外交部担任次长的职务。父亲接到信后,犹豫了好久。父亲多年前曾考取了赴日官费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完成了学业,他虽是帝大毕业的高材生,但因为是家中独子,祖父母又年迈,学成归国后没有远行,一直在南方家乡的学校教书。一年前,祖父母双双去世,父亲的牵绊少了很多。

但他顾虑的是，自己跟陆先生虽有旧时情谊，但多年来天南海北，久未相见，恐怕早已生疏。而且父亲为人正直，书生意气过重，恐怕不适合官场。于是父亲回了一封信，婉拒了陆先生。

一个月后，陆先生又来了一封信，言辞非常恳切，极力邀请父亲北上。父亲跟母亲叹口气，“正值国家多事之秋，连年烽烟四起，战乱不断，愈发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想当年，我们在帝大留学时，多么意气风发，一心想着学成归来报效国家。没想到，军阀豪强当道，一介文弱书生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头上的白发倒是越来越多了。我这个迂阔的书呆子若能为国家尽匹夫之责，定要当仁不让，否则白白辜负了一肚子的诗书和年少时的豪情壮志。”于是父亲给陆先生拍了一份电报，说他年后即携带家眷赴京任职。

静之仍记得父亲决定举家北上时的情景，因为时间较紧，又临近春节，全家都乱糟糟的，整个年都没有过安稳。静之的心也跟着慌慌的。父亲忙着筹措赴京的花费，不得已卖了一处祖屋。他们目前住的那处宅院没有卖，但因为全家都要离开，要找到老实可靠的人看房子才行。父亲费了好多周折，把之前曾经在静之家当过车夫的余四爹找来了。余四爹忠厚老实，一家人都信得过他。

母亲一边准备过年的事情，一边忙着收拾行李，整个人忙得晕头转向。因为举家搬迁，又路途遥远，父亲交代，只能轻装上阵，拣最需要的物品装箱，通过邮政局发到北京。每个人再随身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日用品就行。无奈，那些笨重的花梨木家具、雅致的景德镇瓷器和精美的西洋座钟只能狠心抛下。静之好几次看见母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偷偷落泪，她知道，母亲舍不得这个家。

刚过完春节，父亲就匆匆去了北京打前站。半个月后，父亲发电报督促全家北上，说他已经任外交部任职了，还在北京租好了一所房子，电报中又叮嘱母亲不要带太多不必要的东西，以后的日用杂物都可以在北京买。母亲面对一屋子杂七杂八的东西，纠结好久，最终拣要紧的东西装了两个大木箱，通过邮政局发往北京，又随身携带两个装日常衣物的皮箱，领着静之姐弟踏上了北去的路途。文叔和他们一道出发。

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先坐船到了上海，从上海转乘火车到南京的下关。坐轮渡渡过长江后，在浦口重新上火车，一直坐到天津。在天津又转京奉火车，当夜到达北京。一路上走走停停，舟车劳顿，足足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北京。中间从浦口到天津的津浦路上，火车还无缘无故在一个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了一天,听说是因为一个什么大帅要调兵,征用了铁路,只能等大帅的军队过去后,火车才能重新开。

面对军阀的骄横跋扈,乘客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小声嘟囔几句,“成天打仗打仗,打来打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文叔是个急脾气,火车趴了窝,一整天不能动弹,他气得大骂:“这帮军阀,就知道一味混战,再这样打下去,就国将不国了!”母亲怕文叔祸从口出,招惹是非,赶紧把他拦住了。

轮船里、火车上臭气熏天,拥挤脏乱,过道里、厕所里都是人,大包小包的行李也胡乱地、见缝插针地放着,好像逃难一样。人们睡觉时的呼噜声、孩子的哭闹声、相互的争吵声嘈杂不堪。静之他们买的是包厢票,条件稍微好些,食物、开水都有,但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待好多天,还是非常煎熬。静之刚上路的兴奋和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晕船晕得厉害,成日就是昏昏沉沉地想睡觉。在火车上,沐之和涵之还发起了高烧,把母亲吓坏了,昼夜不停地看护他们,几夜没合眼。母亲用湿毛巾给他们敷在额头上,又让他们吃了几天退烧药,两个弟弟才渐渐好了。

静之完全清醒了,听着黑暗中火车沉重的“哐当哐当”的声音。铁路两侧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

灯火,不再是漆黑一片了,北京城快到了吧。

沐之和涵之已经穿好衣服,迫不及待地要下车了。父亲说,北京城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沐之和涵之早就跃跃欲试了,这次去了北京,一定要吃个够,玩个够。

火车终于停下了。静之全家被人流拥着,一点点往外挪。文叔提着两个大箱子走在最前面,静之提着一个小箱子紧跟着他,母亲拉着沐之和涵之走在最后面。一出站口,到处都是接站的、送站的人群和“呼啦”围过来问要不要洋车的车夫,一个个卖夜食的小贩也不闲着,雾气腾腾中大声招揽着生意。

静之眼尖,看到父亲正焦急地站在街对面一盏路灯下等着,晦涩的灯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又高又细。冰之跺着脚,拼命冲父亲招手,嘴中不由得大声喊着:“爸!爸!”一个多月不见,父亲似乎清瘦了不少,大概是这段时间过于劳累吧。

父亲也看到了他们,大步向他们走来。他亲昵地摸了摸静之的头,顺手接过了她手中的箱子,又捏了捏沐之和涵之的脸蛋。

父亲已经叫好了三辆洋车,父亲和静之坐第一辆,母亲、沐之、涵之坐第二辆,文叔带着几个行李箱坐第三辆。

父亲对车夫说：“东四头条落花胡同。”车夫答应了一声：“好嘞，您坐稳了！”就步履轻快地跑起来了。洋车的两侧有两盏照明的电石灯，火苗随着车夫的步伐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影影绰绰中，静之就看着那灯火在黑暗中摇摇晃晃。一不留神，静之踩到了车上的脚铃，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清脆的铃声在黑夜中传出去很远，车夫以为受到了催促，跑得更快了。

父亲亲昵地把静之揽在怀里，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这些天累坏了吧？”静之摇摇头，笑着说：“不累。”父亲取笑她逞强，却把她搂得更紧了，“马上就到家了。”父亲说。

洋车“叮叮当当”地穿过一条条街道，一条条胡同，一所所或明或暗、或高大或矮小的建筑从静之眼前掠过。父亲不时给她指点着——

“这儿是王府井大街，是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

“这儿是东四牌楼，还有一个西四牌楼。”

“这儿是隆福寺，这儿的庙会特别热闹。”

.....

父亲说：“等安定下来后，我带你们在北京城好好逛逛。”

静之随着父亲的示意，伸直了脖子，忙乱地东

张西望,只觉得晕头转向。父亲说的那些地点大多是乌黑一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偶尔会有一团黑影忽地蹿上天空,发出“嘎”的一声,是栖息在那里的夜鸦。

洋车“叮叮当当”地在黑暗中穿行。夜越来越深,似乎起了一层湿重而浓厚的白色烟雾,洋车上那微弱的灯光在烟雾中摇摇晃晃,一闪一闪,像是茫茫大海上一艘孤舟的一点渔火。

静之回头看看后面的洋车,朦胧中,母亲和两个弟弟似乎都歪着头睡着了。

静之看着眼前的重重迷雾,心想,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章 新居

静之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外面的太阳已经老高了，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纸照进屋里，在地面上形成一束束光斑。静之这时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她的房间：白纸糊过的墙，干干净净，雪洞一般。窗户也刚糊过，白色的窗纸平平整整的。房间里一张小床，一张方桌，一个柜子，还有几个小凳子，看起来比之前南方的家简陋不少，显得有些空荡荡的；但房间里的家具、被褥、摆件都是新的，有一股好闻的味道，房间里也透出一股刚刚修整过的清新